

後村先生大全集

928

コ

33

三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百三十一  
書

荅翁仲山禮部

某伏承寵示新修蜀漢書四冊讀之與考亭大旨合  
陳同父有此意然所見頗踈若惟公此書甚精密某  
昔聞書之萌芽尚且躍然而喜今覩書成如獲拱璧  
即欲作數語附卷尾緣有一疑不敢自默後主不克  
負荷貶之誠是但自漢至今所以扶持蜀主張蜀非  
私厚昭烈武侯也以其存漢也所以斥絕魏貶抑魏  
非私要曹氏父子也以其篡漢也方操相漢時人目





為漢賊亦曰鬼蜮人心公議不可泯沒久矣禪雖庸  
駭失國但須有王者作如藝祖之絀削劉鋹李可  
也否則秉筆者自用春秋褒貶之例絀削之亦可也  
操丕父子嘗此而劉氏豈宜加無禮於高光之子孫  
哉今曹氏貶禪為安樂公史筆因而稱之蒙叟曰竊  
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生焉愚謂  
曹氏加禪此名不足怪史筆如此無乃求仁義於竊  
國者之門乎以義起例則書愍懷者當加以劉石所  
畀之號書出帝者當加以耶律所封之爵與春秋書  
公在乾候先儒書帝在房陵之說相反區區以為禪

不克負荷之罪不待加安樂公而後見此乃是書一  
大議論鄙意未安不免傾倒以求高推儻蒙不以其  
老諄而辱教詔之幸甚若其它則粹然無可指摘矣

與鄭丞相論史

某六月初九日昧爽京遞至準尚書省劄一道備奉  
宣諭取索某向未已修未成史藁俾之繳進仍具奏  
聞荒材而為黃旗添牌所尋覓孤臣之辱王者天語  
之簡記此皆大丞相興念下客常在懷抱茲因史事  
拈出姓名示明主之訪求見大臣之汲引某竊塗暮  
景有此遭際捧拜恩命感極涕零伏念某頃蒙聖上



過采虛名錫第入館本因史事刑之奎畫某雖空踈  
疇昔有志深願效涓埃於鈇槩之間附名字於作帛  
之末時伯晦侍郎與同館已分撰諸志伯晦先入館  
所作天文志略成書餘人所作或方起草而改除或  
未涉筆而去國某之入院為諸賢殿分得地理志區  
區愚見以為宣靖以來狄禍雖慘炎紹而後版圖如裂  
如三京兩河閩陝中間歸疆失地許多大節目踈略  
則非直筆詳備則傷國体又如舊志所載城郭山川  
後來徃徃陵谷易位某遂未敢進草亦未敢於經筵  
奏知姑白游丞相以此意游公太息以警言為是某

始有書筒徃復俄皆緹騎佚去章泉詩候教數見惟未  
覩大全後又從故右司陶仁父傳澗泉遺藁二老為  
天下後世所重者以人不以詩然終身栖遁其言議  
風旨僅概見者以其詩存耳僕每誦其詩則懷其  
人之不可復見見其門人則敬之見其里人則敬之  
老病歸田交遊掃迹四方書問不至一旦門有剥啄  
攝衣出迎蓋執事之使也非有卮酒一面之舊而函  
書索詩不遠千里以相發藥且命之曰聞之願一言  
以自壯若僕向之所施於二老者僕之賢未至於二  
老執事之材十倍於僕此所以始聞之而驚徐思之



而不知所以措辭也然熟復摘藁久合江湖士友贊卷教十家並觀覺執事所作如蔡邕狀異常入雖欲遁逃自匿不可如孟嘉在廣坐中亦可識超然自有  
一種風骨甚矣執事之似東家丘也其間用雪巢韻者真似雪巢效誠齋體者真似誠齋雖師二老而參取諸家所謂善學柳下惠者耶僕本空疎加以荒落輒題教語并詩二往求商榷庶幾它日托盛集以行也飛潛異趣未由簪盍切冀為斯文自愛

答陳卓然書

僕與足下可無一日推舊而華裾過門贄卷御袖以

舉人見主司之禮而施之於摘項黃截之病叟足下於僕可謂厚矣長牋反復若深自晦匿而有所求借於盲聾者豈非過聽虛譽知盛壯之故吾而未所衰竭之今我乎及讀所作冷風閣賦立意雖高至於修辭之際竊所未喻試與足下商榷焉離騷為詞賦宗祖固也然自屈宋沒後繼而為之者如鵬鳥吊湘子虛大人長楊二京三都思玄幽通歸田閑居之類雖名曰賦皆騷之餘也至韓退之恥蹈襲比之盜竊集中僅有復志感二鳥二賦不類騷體柳子厚有乞巧罵尸蠱斬曲几等作十篇託名曰騷然無一字一句



與騷相犯僕嘗謂賈馬而下於騷皆學柳下惠者也  
惟韓柳庶幾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者矣足下賦此閣  
當於列子書中探至言妙義以發其超出形氣游乎  
物初之意今自首至尾字字句句不離却是辭與韓  
柳軸異與近世秋聲鳴蟬赤壁黃樓之作亦異與山  
谷自鑄偉辭之說尤異此僕所未喻也然僕捐書情  
學久矣聞足下師太常洪公其往問焉僕新哭猶子  
悲惱無聊或足下未行尚謀歎盡

與陳抑齋書

比者伏審兩朝委質八表與教者英十教公孰有

過奉命二十歲曾不數於絳人竹帛流芳

屬望伏惟慶思蓋昔人云活千人者有封前輩

練夫人全一城而章氏一門貴盛庚寅辛卯間紅

跨州連縣略如漢唐之季於是明公建旗鼓犯矢

奪赤子於虎狼之口所全活者不知其幾千萬億視

千人之少一城之微萬倍之矣聖朝恨無可訓之

官明公每有不肯做盡它底之意然則不扶靈壽而

健不飲菊泉而壽不金塢丹穴而富不袞衣繡裳而

貴亦天道報施乘除之理然也某素知公下講初度

故常年不敢遺俗禮今歲適值儲溪紀年輒課小詞



一闕申猷少見門生故吏爵躍善頌之意

荅翁仲山吳明輔

某辛亥 對以不攻安晚過失為衆論譏詆端拜受  
之不敢自 或見教日子為詞臣講官日日可論事  
一對之頃不足深咎當要其終耳某初欲因爭職事  
決去而冷曹無事可爭偶進故事略言時弊謂小臣  
能輕去就雖大事可論大臣能輕去就雖內降可執  
引杜祁公以諷安晚語同列且請他空這裏坐做  
杜祁公與某看聞之自此每因故事必進忠規歷歷  
及 草小吏荅詔安晚一夕三簡論止某不敢

苟狗以求容又言版曹當用偏臣不可專任能吏安  
晚雖並不樂猶欲保全其去而某於裡後適有一疏  
論山相荷聖上納聞外間聞其直前而不知其論何  
事某又不納副封安晚始疑其二於已直前十月十三  
也逐去閏十月廿七也蓋在列數月本末如此某每  
至相第旅進旅退非更闢房半客也職在詞翰非預  
其謀畫也本以片文隻字受知非有他繆巧結納也  
只識元老未嘗交其子弟也某人自小司成遷左螭  
某自大蓬遷右螭安晚之待某如此時賢之責某乃  
如彼豈平心之論乎每某見諸人入未嘗發一言出



則妄云曾論事以熟瞞流俗而釣取虛譽心甚鄙  
之山相之事是也舊疏藏之六年近聞其逝謾錄本  
去執事察僕用心豈懷利而飾詐瞞人以釣譽者哉  
某宦情世法已置膜外是身衰病會當變滅毀譽安  
在恩怨奚有但使此一種人持論以一時之愛憎為  
毀譽而不考察其人之平素則實有耿耿未能平者

答鄉守潘宮教

某官立身有本末入朝無附麗鳴陽一疏沉着痛快  
紙價為高請麾而去豈嚴憚黜耶抑欲詳試望之耶  
或謂蒲難治非也他置勿論如葉監叔嘉范卿仲治

至今為人所思皆發人也如聞田里之論咸謂是邦  
不覩儒者之治久矣將於閣下乎觀政某雖老荒敢  
不躬率耆老子弟以奉條教豈但有門戶丘墓之托  
而已某一生坐虛名負累所得毫芒而所喪丘山六  
十再入已誤六十五三入又大誤幸皆不旋踵斥去  
今距掛冠僅有一歲已卜首丘治家舍冥心待盡庶  
幾全而歸之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爾空村寂寂忽聞  
兒童有騎竹馬迎細侯者某衣裳倒顛久矣猶當扶  
僂旅謁旌麾於道左臨風欣抃之至

答鄉守趙寺丞



唐自天寶至德以後天下多事民生窮蹙觀察使但知督賦收守但知剝下而元結陽城相斷典州結之言曰追乎且不忍况廼鞭扑之城之言曰撫是心勞催科政拙某聞閣下此來語邦人曰是公亦當今之元結陽城也孰下翹首企踵以觀下車第一義某老矣視世間一無可戀不自意飾巾待畫之際獲為負耒願耕之氓鷓鴣一枝有所棲托引睇前茅云胡不喜舊書

荅鄉守揚編修

晨起軍將打門忽墜書函禮逾情過雖使段干木田

子方之流猶不敢當况若某之庸瑣者乎捧讀百過茫然不知所以稱塞抑府公有問某安敢嘿無一言一曰屬邑補納之害始緣郡家催科過嚴以最高之數為定額屬邑計無所出使群吏各搜尋訟事而施伯州掣之手焉不當答而答不當圈而圈不當囚而囚十數年于此矣或問縣大夫曰何為是非曲直之易位也則應曰不如此無以補納也其實鄉書乎走弄產稅不用功於板簿而用功於補納此弊不華萬物無所吐氣然湏府公視故府公攷舊事鐫去甚高之類屬縣始不得以此籍口矣二曰民間私闢之



害甫之民悖兵腕本無强悍邇來官府姑息小小爭  
閔不分曲直而惟黨衆之為畏安坐拱手養成跳踉  
叫呼之驕一夫奮躍百夫持挺而趨不特尺籍伍符  
然也田里之間駸駸有之矣不治私鬪此風不止法  
禁結集豈無深意此二事若甚淺近然目前不可緩  
者亦無出於此閣下其留意焉某猶記父老道故侯  
之賢者林公景良也名瑒葉公叔嘉也名未陳公魯  
叟也名汶樓公暘叔也名明問其政事則曰不妄取  
不妄費耳不動搖僧利耳不為勢家所使耳數君子  
者無甚高之論而有無窮之思以閣下視數君子豈

不優為之乎夫未見顏色而言罪也命之言而不言  
亦罪也惟閣下裁之

又

共承一札專城雙旌墜境以倫魁鎮雅俗其民將漸  
仁而摩義其士將考德而問業郡人之喜可知矣某  
之喜又可知矣特不敢犯新約束獻書啓耳敢謂尊  
謙特賜真染輕身以先匹夫今世豈復有此事哉某  
迂闊背時立朝則逐試郡則逐為部刺史則又逐是  
蒙叟所謂不祥人而玉川生所謂不啣啍鈍漢矣然  
亦有幸焉昔龐公不見知於劉牧杜陵不見容於嚴



尹今某也有賢地主為之依歸累世之松楸先人之  
田廬皆在仁風教雨披拂滲漉之內矣可不謂之幸  
歟

答李元善侍郎

某自頃放還田里聲銷響絕與世相忘不喜與人交  
游而於當世富貴通顯之士尤望而畏之不特是也  
其於當世名譽議論之所宗主者亦甚怕也非謂能  
禍福黜陟自家蓋已捐書情學見賢於己者自然面  
發赤而背流汗不若與田夫野叟共治場圃而話桑  
麻耳侍郎晚節遂與先朝曾子開彭器資為一流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三十一

十

易見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三十一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百三十二

書

答趙丞相

某伏自石壁胡卿為繳納郡山園堂記草使還恭領  
鈞翰寵荅之後繼聞我公登壇授鉞開大幕府某膺  
力已愆既不能杖策上謁軍門山林退藏又不能飛  
牋申詞記室未幾又聞袞衣西歸矣角巾東路矣某  
平昔常愛魏野處士好去上天辭將相却來平地作  
神仙之句而惜萊公之不能用今大丞相於寵利權  
位之際雍容脫灑如此賢於萊公遠矣自古名盛難



居功高易危惟朝聞命夕引道者程魚之徒不能間  
優游午橋綠野者牛李之黨不能害始以忠孝立身  
終以明哲保身竹帛所載丹青所畫未有我公之懿  
也或者迺以辭孤棘還郎鉞為高某曰公昔不受相  
印矣儼避棘鉞特我公之細耳第江表衣冠禮樂一  
綫之脉繫於元身雖欲遁我生民其可得乎某犬馬  
之齒遂亡十三形槁心灰諸公貴人之所遺忘新進  
後生之所狎侮不自意當世元老大臣記憶諸生久  
而未衰馳騎賜書自昇至蒲三家村中莫不傳誇謂  
此老叟有何由綠而辱大丞相知遇如此錫賚如此

某肅使啓緘伏讀教過且榮且慰某前擬堂記每懼  
鄙拙未必可用茲承鈞旨俾記義學莊始末于石此  
大題目也當得如錢公輔舍人者為高平公東筆大  
丞相此莊此學過於高平某之文不及錢舍人萬一  
膽戰口喏罔能措辭雖留來使旬日冥搜一篇錄本  
申獻然事偉辭卑于忠肅太師厚倫睦族之意丞相  
繼志述事之美不能發明一二仰惟翹館材雋滿前  
或委刪潤或令改作某幸孰甚焉

與泉守吳刑部

某自少隨牒四方於當世名卿多所接識獨欠閣下



半面常抱青沈之塊家距大府無二百里往來者設  
大尹不容口則又躍然有為晏子執鞭之意惟瘟陵  
昔號殷實近亦凋敝於是吾相輟望郎一行於吏民  
身表率之而已不以操切立威於士民推誠感動之  
而已不以鈎距為明於軍期雖甚体國然委曲集事  
不緣以病民於荒政雖甚恤貧然憮惻分不科配  
以安富於互市以不貪為寶以道取予而無一毫霸  
政參於其間郡人則曰公父也願訓其教令賈胡則曰  
公佛也願奉其深寶先賢遠矣清如梅溪仁如西山非閣  
下其誰民夷翕然心悅誠服惟恐璽書之徵還也

回劉拱求墳庵記

信安劉君請余記其再世墳庵余方兼兩制詞頭如  
山諾之而未暇也及余去國過君里門君來責前諾  
余思尤鈍記非倚馬可成請徐為之因扣君求記之  
意君歷歷言其詳余喟然嘆曰好貨財私妻子世莫  
不然蓋有學士大夫亦然者君奮孤苦持門戶其意  
不在於奉其身潤其屋而已養素於羅雀之門而致  
美於下馬之陵是真文靖公之孫也君博學欲應制  
舉惜是科久廢尚為塲屋遺才前輩多自述世德君  
乃屬筆於余姑書此以答君意



答葉新之侍郎

某辛亥叨塵班級平生慕用一旦識面卜鄰幸孰甚  
焉然方抱垂死之病而負不韙之謗謁告乞去之日  
多考德問業之時少未幾遂譴逐矣還山則四方書  
題一筆勾斷如公入從出藩皆不克奉牋以賀東澗  
屢言公寄聲顧雖老諄獲罪於不相知者而未見絕  
於西澗頗自壯軍將打門忽領博封者二拜手伏讀  
其為忻快無以云喻侍郎遺愛在袁吉有百年之思  
令又以其施之袁吉者而施之建歲荒而無流殍俗  
獷而息剽斂天會一稔人皆以為善政致和此爲

一番江面震初輝照甘泉獸蹄馬跡幾踐江左誠者  
咸曰使吾抑齋先生內秉鈞軸外建旗披虜詎敢爾  
天啓聖心局面一轉當此之時未知先生果能遂東  
之志否

與趙保相

去冬竊承聖天子以胡馬飲江朝野震恐內出制麻  
起謝傳于東山裴令于綠楚開大幕府盡護諸將大  
臣與國家相為休戚當此危急存忘之秋朝聞命夕  
引道于茲半載躬擐甲冑自東徂西雖少權矣分然  
忠貫日月志安社稷使亡命游蒐天塹不能限之虜



趙起前却憮然有懼色而不得逞誰之功也昔夫子  
發微管之歎某於我公亦云令江左所恃以紓衽髮  
之禍者惟信菴秋整兩丞相而已合上下流之兵掃  
清氛祲毋令此賊有匹馬隻輪之返惟其時矣不可  
失矣

與賈丞相

去春遣回維揚帳騎奏記之後側聞袞鉞行路萬里  
略無寧居自傷齒耄不能上謁轅門途梗又不能貢  
箴丞史寸念朝宗天日實照臨之自兀术金山遁去  
之後江沱晏安雖以逆亮凶焰不能飛渡去歲九月

四日醜類十萬忽越天塹而至朝野失色凜凜有被  
髮之憂于時大丞相甫清蜀檄一聞鄂警投袂而起  
倍道疾馳身先將士蒙犯矢石虜在江南大丞相方  
駐軍江北彼欲攻城不克欲濟師不能一夕空群道  
此蓋東南衣冠禮樂一綫之脉幾絕而復續者國有  
人焉下流繳功激虜返旆舉國莫抗大丞相奉詔帥  
師桑蔭未徙而滸黃洲白鹿磯亡命致死之寇或僇  
為鯨鯢或竄如鳥獸或生擒面縛露布一馳國人相  
賀曰而令而後虜懲創不復南吠矣第此七八月以  
來吾相沂巴峽屯溪鄂援江南以不貸之身跋履險



阻大小百戰卻與馬探甲冑與士卒同飯卧起沆  
能立大勲勞以復命天子以歸而太夫人惟忠惟孝  
一念基之也江上畧定上望公歸以刻為歲飲至策  
勲秉鈞當軸度不出夏五某老矣無它望有一休致  
狀俟吾相坐政事堂即專僕持詣光範前書固嘗預  
致此請矣

與賈丞相

去春初聞移聞外蜀之報天下士識與不識皆曰此  
乃元載張延賞欲離間郭汾陽李西平之故智相顧  
拂鬱髮上指冠及讀出師之表一則曰不得面君二

則曰不違將母又曰誓求死中之生雖甚怯懦之夫  
傳誦此語莫不泣下時友人湯薄伯紀自建貽書嫉  
相之姦危公之行某獨答曰未必乾坤陷吾人伯紀  
服既而葦蕪沂峽矣棹橋斷矣合圍解矣帝紀歸矣  
蜀稜甫清鄂警又至公不忍閉關自保身先群帥投  
袂疾趨紫金山青山峽相距不能三十里親探甲冑  
犯矢石與虜大酋對壘以衮衣黃鉞之貴俯同士卒  
甘苦卧起者數月沆能全累卵之孤城掃如山之鉄  
騎不世之功也虜不能當捨攻瑕蹠血數州之耕屯  
內地虎卧在庭舉國凜凜下流師老財殫未奏一捷



大丞相奉詔進師雪涕誓衆桑蔭未徙露布屢馳咆  
國威靈擄賊巢穴除江表腹心之疾寬陛下宵旰之  
憂在昔赤壁淮淝瓜步采石之捷皆棄其未渡而感  
之至今號為元功若夫已越天塹深入堂奧奚車轡  
帳繇亘數百里彼方且爲整居焦穫之計此乃設笑  
折箠而笞之宸翰所云吾民賴以更生王室同予再  
造可謂實錄矣班師入覲上方托國于公中使劾勞  
百官班迎獨提一筆坐政事堂為天子建萬世之策  
而開太平之基某何幸身親見之抑小人願有獻焉  
立功名易保功名難聖周公跋屨胡尾賢如謝傅挽

鬚流涕杜陵功大心轉小之句曹武惠江南幹當回  
之語大丞相講之熟矣某矣所容喙某兩年來奏記  
丞史預言侯公當筆即請掛冠今前言果驗謹課啓  
事一通賀履及申省狀一封告老某三兒一女婚嫁  
俱畢伏臘足以餬口階官已轉不行屢霑史賞悉該  
迴授若蒙大丞相金口敷陳許其休致長學生強甫  
見忝陞朝令秋裡霈恩許及親某便可超轉大中之  
秩是大丞相自庶官擢之為從官也况入仕五十餘  
年今年事高老懇現若不趁大丞相造化在手為某  
結裏機會一失可追悔哉為鷹解條為驅馬卸鞍馱



後村先生全集 見石堂  
必仁人大君子所樂聞也冒干鈞嚴某席藁戰懼俟命之至

與賈丞相

驟加殊擢深駭危衷伏念某曩自朝行升遷民伍于榮途固已絕念雖祠廩亦不敢求近者自覺疲瘵力求休致良以迴司空圖之老豈其慕陶洪景之高方俟愈音忽叨除目恭惟夾袋儲才之衆適當冠柄入手之初上倚圖回士觀啓擬曾謂衡泌棲遲之久尚在朝廷記憶之中入館至清起家甚寵使殘骸之可勉即重跡而疾馳而比年以來衰態頓現杖倍鄉飲

尚費支持扶上水天寧逃唯點輟露吳函之愷冒干鼎軸之嚴欲望矜憐特為敷奏回申公之告老放浩然而還山庶佚餘生稍全晚節兼某常招虛謗未免私憂蓋令茲確然牢辨恐或者誣其缺望前輩有歷二吏而去異日復除庶官而來或為副都丞或為少宗正歲月未遠姓名可稽獨某以白髮之陳人忝青蓮之舊物夢想不及班聯特高所以仰祈反汗之恩實緣不能陳力之故憑恃鈞念傾倒愚忱某無任席橐俟命之至

回呂太尉



某聞天下有呂將軍三十年于此矣老書生雖怯儒不武然幕用太尉相公之英偉奇特常欲執鞭爲御而不可得帳騎踵門忽辱賜以鈞翰位尊而禮謙功大而心小拜手伏讀且喜且驚鈞諭某嘗有奏篇云云再三思之別無已見封事之屬只是六月間因奏故事一篇之中止有四句合四句共有二十八字略言兵財緣蜀閩亦兼總餉乃是泛言非有所指况朝家未嘗施行元本已束高閣不謂游士過客妄加箋注上誤鈞聽仰惟閣下方爲聖天子倚重身佩安危之寄鼎鑪有耳况某忝爲近臣哉昨因禁中付下閣

下免牘令某視草其述閣下忠義數績款乞鈞肯記室取上細觀可見某悵惓尊敬之意朝廷不可一日無相公無僕輩當甚開事第所進故事四句實無所指更望鈞慈恕其言之輕發察其心之無它度乎免於戾矣某更不敢入文字辨明見以衰病求去謹因專使之還輒飭竿牘攄肝膽以復于閣下惟相公磊磊落落大丈夫必能達觀付之一笑上憂蜀事之甚願閣下北犁朝廷西擒瀘叛早建鄆汾陽李西平之功使僕輩秉筆作爲歌頌是所望也言詞拙訥仰祈鈞

照



與平江發運王尚書

關外下達遠之拜忽見歲杪每念白首重来年歲間  
獲接夔龍之武辱所以發藥其昏憤隴其麤鄙者視  
丙午同朝時有加焉方幸有所棲托一旦慘別如小  
國之無盟主迷途之無導師此懷耿耿如何可言寔  
中灾傷之餘上輒重臣出鎮並建臺閣亦既兼月尚  
書以民為憂而不以位為樂達壅蔽訪疾苦鰥寡孤  
獨顛連無告者皆得以情自白于大尹之前 饒右粥  
家至戶到雖公私之積猶可哀痛然尚書之心則天  
知之民知之青社活民之舉乃富公相業鉉基尚書

豈久于外者哉某新年七十六不歸何待前日送古  
心六和塔見其張帆破浪不覺健羨亦已預草一劄  
温休致之請辛亥以後灰心十年從牛背上拽下  
做它許多官職君相於某厚矣惟有早退庶幾不辱  
朝家起廢之恩某以尚書汲汲荒政非講人事答書  
尺之時更不敢贅陳卓倅炎子老成詳練嘗宰建陽  
邑人稱其廉靜某亦舊令也過舊治得之見聞恐尚  
書歎知其人吳江宰黃穎士奇頃為興化軍之興化  
令貴家有訟黃判云父兄執法於朝廷子弟執法于  
郡邑人亦傳誦因筆及之



回董相矩堂

某甫之鄙人仕五十餘年遇合少而齟齬多最後由  
柱史斥去負謗尤醜絕望斯世中間值大丞相當國  
自念於門館非有雅素况左右又無先容亦不敢獻  
徂徠之頌而通凍水之書不自意賤姓名猥辱啟擬  
起民伍昇治卽雖止或尼之然大丞相拔拭擢用之  
意某盡令生至來世不敢忘也盖嘗兩奏記光範自  
箋摧謝俱蒙鈞翰賜答至今寶藏某生於丁未前立  
螭時方六十五兩乞掛冠不報俄而謹迓歸里豫為  
終制自作家櫃不以累子孫庚申再出非其志也迫

而來來而不能脫耳上以其舊詞臣使草大丞相兩  
麻二詔始得因王言以發明大丞相之孤忠大節而  
劈析千萬世之公非公是惟是筆力退情寂寥簡短  
不能敷塗用此為愧敢謂既徹大丞相嚴電過承稱  
賞至於親灑翰墨以寵嘉之某伏讀百過以榮為懼  
某擬專一介至潭府通名而廳下烏合輩無可使者  
姑作此幅箋藏之篋中以俟端便它容陸續申詞

又

某去秋嘗拜一牋仰酬鈞翰日復一日竟無便鴻敢  
謂元老大臣過自挹損存賜親染且蒙寵盼古銅薌



鼎牙薌墨各一古龍涎百餅牙已筋十副皆大丞相  
 書室几案間所受用者皆察公為歐公書集古錄序  
 歐公雖致潤筆不過惠山泉香餅之屬某翰墨非蔡  
 公之比而大丞相所餉珍腴於歐公某所以悚懼而  
 不敢安也尊貴之命又無違距之理拜手登受榮感  
 某白首重來屢乞骸骨夫豈不恋軒廡者寔以  
 耆耄 謝庶耻泪喪賤天之詞苦還山之興濃上思  
 繫維反冬卿勸誦之遷每思家山之遠感年齡之暮  
 寢驚夢噩終當决裂而去耳蓋嘗扳湯伯紀 冀其  
 來為解鞍馱垂出命矣輒復小遲挽士不能寸良以

自愧

答劉少文

某自少壯好交游海內英雋至老不衰閑居無事時  
 四方士友委刺者必倒屣下榻行卷者必還贄和韻  
 未嘗敢失禮於互鄉童子人所共知庚辛收召此某  
 駸駸八秩齒衰才盡而身兼兩制詞頭如山日力不  
 足繼之以夜僅了得公家文字賓客不能迎書疏不  
 能答非習懶而變節也實以老病之軀當詞翰之任  
 若咎其貪戀榮寵者耄不謝則敬當端拜受規若貢  
 以閉門絕物無倒屣還贄之禮則似不原其情恕其  
 老而文致其罪者不但某有辭將忠足下它日以如



此之年任如此之職然後知其味也前日得啟事及  
閣人問答一篇筆力浩蕩如川方至向使田光盛壯  
時尚可與足下角力並馳今病矣憊矣惟有喘汗歎  
伏其奔逸絕塵不可追逐而已需處溫二郡書皆無  
雅舊非有吝也切幸深炤

謝賈丞相餞行詩

某伏蒙鈞慈寵賜送行古詩一篇二十韻某盥手肅  
容朗誦百過因念從臣去國前後幾人未有聖君賢  
相皆親札妙制以華其行者某有何行能蒙此褒異  
蓋師相先生不但與之以美官又與之以美名不但

擢其身又擢其所薦之士某雖去而未嘗去雖身無  
補報而後來者猶可備朝家任使臨發復懷巨軸而  
歸其事方之二疏崇過之矣惟是二載栖托翹林出  
洞湖邊不勝悽斷况所賜詩詞古雅而義嚴密軼陶  
韋而追騷選昔王文正厚楊太年晏元獻厚歐陽公  
然未嘗稱之於文字之間某之遭遇豈直二疎之所  
無亦楊歐二公所未有也歸當與睿藻勒之堅珉以  
墨本申獻逆旅紙筆不度某下情無任感榮之至

回信庵書

某伏蒙鈞慈賜以信菴詩藁一帙且辱鈞翰不鄙耄



昏使之着語編端一聞鈞命且喜且驚此大差委也  
某豈其人哉周情孔思既非淺見所能測湘絃泗磬  
又非俚耳所習聞然平生好之篤如得之艱頗畧知  
古今作者旨趣大率有意於求工者率不能工惟不  
求工而自工者為不可及求工不能工者湏湏皆是  
不工而自工者非有大氣魄大力量不能某於信  
庵丞相此編見之謹齋沐課成拙語手錄仰求教誨  
未知可作如此道否或恐其間詞義未安因風批示  
容某改定續申納也年耄才竭技止此爾就有申稟  
某嘗見金紫微郎林肅翁夸示丞相所贈墨梅心甚

羨之常在夢想不揆僭越欲扳肅翁例投丞相求一  
橫軸併乞跋以真染數字使某殘年暮景得此亂思  
遺老且以傳示萬子孫不勝臨紙祈扣之切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三十三

書

徐內翰

某身自癸亥拜領墨妙子時身雖居於輦轂心已在  
於澗阿某猶未以為然既而乃聞冥鴻高飛矣青牛  
出關矣然後知矩山先生辦一去甚久非童唾能點  
流已每欲走僕問起居又念吾二人在列議論合為  
一人求去語言如出一口雖君相知其老大忠赤無  
它賜然周身之防謹語之戒聖賢所不能免不若相  
忘於江湖也其心何嘗一日不願立夜雪而坐春風



乎某茲讀邸報竊審辭龍帥藩冠班殿先皇帝延登  
翰長待之以江彥章恭叔厚之倫新天子尊禮宮端  
葉之以蔡君謨蘇子瞻之職除書一播輿論交歸恭  
惟歡慶內翰端明庶事兩朝中間離合去就數大  
節皆可暴之當世言之信史末後一著尤奇偉雖欠  
了一柄青涼傘然卓識雅量固不以彼易此也竹溪  
歸未盛言漢廷諸公惟矩山念村翁不少忘昔凍水  
公謂某與景仁生同志死同傳某於矩山亦云仲晦  
專書為後林催詩序某已冥搜數語并一書授差來  
人耳祝仲晦送似時後林猶未有起家之命忽見前

答洪帥侍郎

某便風恭領寶翰竊知侍郎與擇齋聯壁飛章拈出  
寒齋長子孝詩三百上之公朝上方以孝治天下一  
旦此詩進御山林一介之士姓名遂徹九重雖此君  
隱趣已成絕無希覬然二公名重言重素簡主知必  
有小小褒異它日附名寒齋傳片萬鍾五鼎何以加  
焉

某輒有管見仰千穹聽嘉熙丁酉臺官蔣峴劾方大  
琮劉某王邁潘昉四人在端平初妄論紀乞坐以無  
將不道之刑先皇聖度如天悉從末減大琮罷右史



某奪袁州邁夫漳倂昉免官而已未幾四

杖拭擢用惟昉僅為學官一倂而卒其後三士

委蛻惟某殿後邁銘三士之墓於潘銘尤哀切

念之不忘故事殿試前三名仕雖不顯許濟一子昉

妻黃氏昨援第三人李方子例乞官其子初明已

省部契勘却曹書擬繼而從橐合辭為之陳乞謝

二相許為奏聞而未果及咸淳初元黃氏之請

仰荷師相平章魏公念潘素出鈞門嘗辱自代

化筆判呈而潘地遠寧貧無力守候趣逐至今

未拜卹孤之典某與昉嘗同憂患義當為其

自恨已去國歸田不敢出位此等好事非本路帥守  
監司誰當言者况前此臺閫皆嘗有請今不過拈出  
前話欲望台慈倡率當路諸公合辭力請聖君矣輔  
必將朝奏暮可足為忠臣義士之勸

為林先輩與廟堂書

某既耄又盲不當出位白事然受我公國士之知雖

耄且盲偶聞一物不平一事失職尚欲傾倒為我公

悉告某莆人與邑子林鑄所居同巷其人素端

鄉譽既擢第矣臺評謂其與方大猷同鄉未與

放行參注某於此士深知其冤恨已去國謝事無路



為之昭雪渠有辨誣一奏言之甚詳某試言其略惟  
我公垂聽為鑄以乙卯年賦中公試第二名陞補內  
舍又累八分成平校此時大猷方為齋生鑄以癸亥  
賦中舍試陞上舍此時大猷南遷已三載鑄以乙丑  
類試中乙科此時大猷南遷已五載大猷丁  
巳年始解褐由京教書庫為學官在朝三年此時鑄  
一省試兩舍試皆遭黜當大猷炎趨者瀾倒大猷  
創之舉預者十餘人鑄未嘗預以鑄因大猷中  
舍選高科委是失實當六士之貶同舍無敢舉者  
祖道者鄉人無敢援者推某率鄉寓公醵金贖今察

院黃器之之行鄉同舍中惟鑄與今婺教林寅公襍  
被載酒餞察院至徐村信宿而後返鄒誼皆謂某當  
為訟寃瑟縮不敢者久之聞六士中多有念之者鑄  
所以得此謗乃李舍爭名爭進之士粉黛其說言路  
過聽遂使此士舍寃某不為一言誰當言者又聞渠  
本齊同舍聯名為之哀鳴可見論所在欲望鈞慈參  
攷傳中舍選及類試月日便見與大猷了無相關持  
賜化筆放行參注使薄海之內無一物不平一士失  
職亦古大臣耻一夫不獲之盛心也鑄辨評一卷謹  
為綴達電覽



與洪帥侍郎

某恭領近帖諄復詳悉如侍塵設豈勝欣快某日盲  
只是歲除前兩三日及歲朝一兩次略有所賂俄又  
黑暗時求空青於辨章亦無之前肅翁為致二兩初  
用略效俄又不然荷侍郎每每垂問何敢如之某屢  
嘗為子真謝知已茲辱尊諭令錄孝詩精加點對徑  
發至帥間不必鄭重往建上之意可謂曲盡薦揚之  
義即遣一介報子真渠必遵承嚴戒俟其發至某當  
專僕申納庭堅之請辨章本亦念之况侍郎言重九  
鼎朝奏必且夕報某亦當為一二公言之但私書

如公牘之可施行切望侍郎倡率馮秋蕭教韓山長  
肯辱納采鄙言收之夾袋此三士本不敢求大小狀  
但得科日號曰陽巖先生門人榮不啻足矣某與有  
銘激陳常卿仙去侍郎朝聞訃暮遣誅賻其諸抵合  
辭稱感長郎未至是其諸弟拜謝書令人在則栩栩  
笑語相追逐一死一生交情見為如侍郎之於故舊  
可謂無愧於幽冥之際矣

與徐漳州書

某昨因長學生之官匆匆奏記掛一萬漏追憶悚然  
學生前示台翰勉渠將父就養欲遣吏士盛供帳以



示招延且謙謙然有避堂舍蓋之意其何以得此於  
東南哉昔王卿順伯受先大父小狀後先人在選調  
欠一常負王卿為治使不謀於先人併為合尖於遇  
筒中封一紙告示與先人後渠只有一子名友人先  
後為浙漕以副使前奉友甚愛之未嘗相舍此子初筮  
友人并為求一當常員新昌主簿爪熟王卿必欲同往相知皆諫云大卿歷  
浙漕又歷京尹如何去矮屋中坐得王卿問接人云  
新昌有猪肉否有豆腐否答云皆有之卿云有此二  
物如何住不得既至新昌畏謹逾甚終日在宅堂未  
嘗出至照壁後如子弟然故人恐其岑寂以書問訊

答 言向未任事已成夢幻今且摺疊作主簿宅眷  
某若摺疊作通判宅眷有何不可寔以三子舍男女  
孫凡千一人篋筍細碎米鹽薪水皆老大區處有不  
容獨照燭一房者徒有感激東崗盛心沒齒不敢忘  
也學生得坐下風觀道德而親典刑可謂適我願分  
其資賔諄謹易流於懦賢使長矯其偏扶持雕琢之  
庶免于疾

與李泉州書

某自頃承千騎出鎮之後相望脩阻缺然記室之問  
徒有春樹暮雲眇然之思茲者伏審晉班棘寺出牧



城事推擅藩府之雄委寄兼琛臺之重按臨所至  
觀聽一新伏惟歡愜溫陵重鎮調守必名公鉅卿上  
以近歲事力單調度廣不獨郡難互市亦難思清  
公勤之賢變通而作新之所以度越拘孿屬之執  
事先內相清德遺愛入人骨髓一旦象賢求復周  
公之宇必有以清宿弊而慰人心者世俗所謂拜廳  
之榮何足為門下道哉某今年遂八十二別後去歲  
中元得目疾百藥弗遂愈喪其明黑暗之若不可言  
命也柰何牙蠹之來恐不能出迎矣先此候問前茅  
少見頌意某平生與故王臞軒實之方鐵庵德潤最

友善今鐵庵子孫方通顯惟臞軒僅有一澤及

子掀字子騰亦甚才俊但因憂患未過銓家素貧薄  
臞軒又不比它人有蓄積遺後人某與竹溪深念之  
屢薦于諸公自古心召歸之後久無攝局尤覺艱窘  
與竹溪謀執事旦夕歷境合共薦此郎王卿亦受知  
於先內相兩司權重事繁州官恐不欲增尤負琛臺  
儘有掄使僮蒙台念以臞軒嘗登內相之門為此郎  
安排一喫飯處使積累斗升為赴銓參選計如某與  
竹溪被惠

答劉嶧縣書 同祖



某既老而替眼前故舊或不相聞况閩浙相望修阻乃軫記哀朽函書實篚遠相煖熱此事古或有之叔季風俗媮薄未之見也讀之感慨用和才學乃使之徒勞郡縣催科聽訟雞鳴漏盡坐曹未休彼魏冠廣廈前席宣室者又何人哉向使脩齋少留用和接武於鴛鴦行久厯觀前輩文章事業鉅公有必最已東夷陵是也况當路皆知已乎某六根既不全壘禁思索友勸自嘿用和亦引張湛損讀書省思慮二語可謂有味之言但某讀得多少書思量到甚處直以福過灾生耳近作無人抄寄石塘有刊本曾見之否

錄亦儷語六篇惜乎不用之於黃麻紫誥未免斷而小之耳

與石壁胡卿書

某自去歲重九失明以來一字不能寫遂踈記室之問獨有飯向寸心拳拳某疇昔受信菴丞相國士之知聞其仙去不覺爲天下慟身雖退老尚能記憶此公平生忠孝大節開濟元勲庶幾刻之金石附名於不朽不謂天奪書眼區區此願亦莫之遂每一念至忽忽如狂田舍無卽報不知節惠二字及褒贈官品以故未得遣玉下來芻之奠先為薤章五首以泄此哀



然舉國誰可舉似者令錄呈石壁想經電目亦為之沾襟及袂而重云亡殄瘁之痛也

與竹溪林中書書

錄示飛躍亭詩篇篇有飛躍意與卷中諸賢高設闊論淳淳然解費隱字及勿忘勿助長教句與飛躍全無相關者大有逕庭矣某所謂先得我心同然者耶鏡中我詩未知唱首云何所和三篇可繼五柳公形神之作此三字某只是小書厨收書不多但記得前輩有鏡中有客白鬚多鏡外先生識也麼之句又記得自有五言云有時臨鏡問此老是何人此類不可

勝記

與李應山制置書

某暮年僅存右目去歲中元忽又昏花百藥弗愈遂喪其明四方書問一筆勾斷雖元勳重望負荷國家安危治亂如明公者亦不能以閑漫姓名自通于帳下然每聞元戎洪毅忠壯朝聞命夕引道行臺無一日寧居或臨絕塞或泊賊壘大小百戰其鋒不可當由是中國無獸蹄鳥跡玉閨閉而金甌全南渡諸老經營江表功業赫赫煌煌內惟容堂外惟應山而已子不云微管仲吾其衽髮某於閣下亦云某昨



爲亡友李良翁禮部長子濟孫皈依大闡仰荷陶鎔不遺餘力遂成三考且獲小狀而歸如某受惠渠歸至京良翁奄忽仙去妻子負土喻歲甫畢窀穸埋瘞亦某所爲也明公念舊賓客必爲惻然某又有迂闊之請鄭武諭玠亦某筆硯之友薦于容堂又薦于應山其才學可以貴顯不謂終於一倅生理素薄長子名鎮秀整有父風昨負笈徒步拜此平王於馬前荷明公以故人稚弟卹其寒飢周其困乏此卽幼歷憂患能刻苦歸以明公麥舟之惠碩橐奉母與弟妹之幼小者共之不私有一錢人以為難忽踵門來言山

公孤之意未已若欲位置於履屐之間使沾一命以養其親而成其家者某聞而嘆曰叔世所謂賓主見之不使人厭出戶不復使人思者多矣武諭之墓木已拱明公懷其人欲澤其子待士如此天下賢俊聞風感慨孰不願登昭王之臺而客平津之館乎泣求言爲之拈起某念武諭兄弟平生從遊自嗟老病如此無氣力可效無俸祿可分只得爲之皈依明公就大幕府陶鑄一卽秩庶可以入監當差遣若進武以下則近制參選生受某亦欲爲作太師平章魏公書適已爲子弟鄉人有所干請不敢重疊惟公明



深而生成之振德之武諭有知豈不效結草之報

卷洪師侍郎書

某一病至九月醫膜未開墨暗如故雖獲空青點試  
暫明復昏昔卜商有天乎予之無罪之嘆僕安敢然  
必是修為有獲罪於天而不自知者又不然則是年  
高質朽不比少壯人有回光返照之理命也奈何侍  
郎所教卻應酬省思慮真藥石之言某間作小小詩  
文亦不甚費思索但賦性褊狹被人激惱時有少忿  
怒頗覺傷和雖搏類噬臍悔之無及今當書陽岩敬  
語于座右矣石塘考詩已累趣其寫納得其近書知

已徑授之帳屏直徹電覽不復發來此間竊想已拉  
擇齋吹送上天渠兄弟感激二公推轂之思不容口  
必自能奏記摧謝某伏蒙放貶玉面狸宣瓜牛酥皆  
日用飲食所需寬腸屬饜昔人云一飯必償某已去  
為農雖欲報德而無路矣呵呵陽岩去約無妄費聞  
燈夕只費二十千今一旦餉買山錢多至三十萬真  
欲塞破措大屋子某幸有山不必買但久病醫禱之  
費不貲得此錢支吾之絕真所謂雪中送炭時擇齋  
亦遣人來度臺司存所謂季氏富於周公而所遺藥  
資僅及陽岩三分之一擇齋德又高于陽岩矣



人

某介時好雅輒有白事某疇昔受西山先生罔極之恩陽岩所知自幼至老所以粗有植立於世者誰之力也某終身不敢忘前為懷安尉求知於陽岩擇齋云公皆以毀譽難調而止某亦羞縮不敢復言但人家子弟不可槩論二公方物色故家象賢於此盍分別竊先臨漳添倅真司令紹祖西山之聞孫仁夫之長橋洲姚公之愛婿某素所敬畏之友也邑最開朝蹟又倅信漳已書一考思親丐祠寧廟而歸無一毫躁競意在漳與學生情好如親手

足擇齋聞其賢而薦之真倅書云平生尊敬陽岩幸在使星臨照之下陽岩一語重於九鼎歆某因書拈出其姓名某受先師之知且與橋洲同侍從又稔知司令之賢與少君不同謹以其任狀緘納庶幾自漳還建有辭以白其家廟親庭今之臺閭薦士無數然二公之薦與它人不同此司令尤所以介羽言而請某所以不容已於言也儻蒙采納幸甚幸甚

回劉汀洲書

某行天下老矣凡士大夫中有孝於親忠於君宣勞於國垂名於世者雖久別未嘗不仰止高致雖素昧



未嘗不願交下風如賢使君自狂羯透渡天塹失險  
以來入籌帷幄出冒矢石大小百戰沈掃妖氛而奏  
戎捷策黜飲至宜從晉公朝京師大當如董晉取卿  
相小當如李正封輩厯臺閣而執事方高蹈遠引出  
幕持麾幾於十年臨汀雖閩支郡而接徭蜚君相擇  
文武有威風者以撫鎮之弄印甚久舉以屬公自開  
府禡牙以來舍人之附固者逃卒橫民之喜亂者掃  
滅迹厥功茂焉某鄉人多南官還里具能言之未  
嘗不起敬起畏惟是既耄且盲四方書問一筆勾斷  
搗謙先枉書題叅數百字在紙上皆有光恠朗

誦教道欣快無已某伏承台諭以先大君子提刑寶  
章公隧碑囑筆於僕某少游闕幕於蘄黃間事耳目  
之所睹記非得之傳聞者與駕部公同患難兩年異  
姓兄弟也雖未識先君子然嘗聞之於駕部公者詳  
今遂得秉此筆以還賢賓主衛社捍塞之偉績以詔  
不朽顧非幸歟矧玉局第朝夕慇懃不遺餘力某八  
十二弟亦八十相與友愛家傳嘆其詳實僕既脫蒙  
又招舍弟點對措錄一本申納誌一千一百四十四  
字銘三百一十五字又有管見合請契勘修定一紙  
乞電覽速遣一定本見報幸甚



與徐憲書

某頃因妄論倫紀為新尚書論擊中傷甚深流落于外無人敢拈出者及衛王薨始有諫官鄭寀為某訟寃見於奏疏由是先皇悔悟再蒙收用某懷鄭公知過終身不敢忘南劔司戶鄭鄰鄭公猶子受其奏薦猶有先世典刑前得兩小狀皆某之力然至今未有為合浮屠之失者適值擇齋並建兩臺薦員稍寬儻蒙重慈惻然興念咸持此即使某他日有以見鄭公於地下幸甚幸甚

與淮閩賈知院書

士友黃牧與某同邑所居相去可二十餘里某多在田里黃兄多遊江湖前此未及識之年來聞其雋聲籍籍一日忽携其四方之文相訪讀之鍛鍊有功夫警拔出曾臆不蹈襲古人已陳之芻狗其年方壯盛也如此使之稍加歲月兼采諸家不至一体其進未可童也因扣其客遊有何人賞識黃曰惟伯晦侍郎王公與一二君子容我惟同知相公一以命官我我將挾初補文牒以應漕舉然家貧早孤靡屨僕馬之資無所出我將秋策謁同知相公於轅門某答曰相公既以一命為子發身又干相公求資身乎黃曰昔



陝西用公雖橫渠亦謂之高平公今相公亦昔之高平公也舍此不往將安所歸某戲之曰昔呂醬山人衣破衣繫麻鞋乃責不足於韓公公亦熏沐而收拾之安知相公不熏沐子收拾子乎某老矣於邑子皆不能忘情而此士又同知相公之所已識故敢犯顏開薦口焉牧後改名以牧乙丑進士

與方蒙仲制幹書

黃九牧水南人乃翁登第而不得年此兄早孤某多游江浙間近方見其四 大筆力極警策精詣咄咄迫人自言久在伯晦侍郎書館侍郎薦之壑相壑相析

爵官之吾鄉有俊才如此吾輩皆不及知而伯晦侍郎獨知之又客之又薦之其早貴為名卿不亦宜乎因黃兄遊邊知其嘗識壑相輒以書溫伯晦薦語書彙錄呈念兄方領袖幕府不獨以黃兄薦于壑相又薦于凡庶幾黃兄無塗窮之嘆矣

答余安遠令 師夔

某衰朽杜門鄉國故舊江浙交遊散在四方一筆勾斷都無隻字往來早吏有持雙緘至者初疑緘題之誤徐審其然剝讀以還良何高誼名家美材俯就瘴邑功聞溪峒向化田里安生可見琴調和平所致所



欠合穎必有欣然任真者與瑞金明府接踵通籍為  
此邑盛事不亦仕宦之一快乎某年事高世味薄已  
決意掛神武衣冠它無可言別牋諄諭尤切不鄙向  
來瑞金合穎果是宵人有力令某使雲竹吏部頃臨  
吾邦某在寓士中最與之厚亦猶前臬使趙丈猶司  
也兼既與瑞金推轂今豈於門下不盡情邪已就染  
一書及此曲折度新太守未便至某書至幸即投之  
臬使及秋剡未上早圖之為佳書語別帑錄呈

與趙憲 與譚

安遠號為癖窟仕者莫不憚徃蒲有二士乃相絕縮

銅墨焉前令則瑞金明府林珙辰垂滿久合矣某與  
前繆使趙左司有交承之好為求之左司左司文字  
發畫轉薦之太守遂脫避今坑今令余師夔又欠合  
共知某向來受塵辱知辱最厚又知瑞金明府向未  
成就因某一書之力遂援例以為請某年事推排遂  
為鄉老於後來英雋無親疎厚薄皆欲其成就不避  
僭越敢以其人薦于節下切知閣下甚念余冷嘗蒙  
千金之諾許薦于新太守今則開藩不遠秋風一別  
全在吏部一言余令終身之通塞榮悴焉其人乃鄉  
間故家子弟多俊才有登第入學者此兄通練而詳



審仰惟庸使察之詳矣

後村先生全集卷第一百三十三終

後村先生全集卷一百三十四  
書

與平江包尚書

某粵自弱冠獲接敏道先生交遊講貫德誼久矣不  
意歲晚收召忝陪耆英後座同扈屬車法駕同侍細  
旃廣廈雖駭雜有慙於醇粹淺膚莫測於高深然葵  
藿之心芻蕘之言惟明主知之同列知之及其乞骸  
得請則又領袖群公張飲木天以祖其行旣廢聖製  
復貽雅什盼厚矐示繡綬惜別之意某平昔遭後生  
描畫晚暮乃為元老知楚如之何而不喜也丙載追



隨一旦睽異鑽堅仰高至形夢想歸田索月方欲奏  
記賀文昌台斗之拜俄而大漕石扶風除書狎至雖  
為一州三路喜然汲黯守淮陽望之試馮翊白首魁  
骨骨鞭之臣不居中而補外識者莫不為漢廷惜也  
吳人德公遺愛如甘棠之思召公不勞施為坐以無  
事五月報政即慶袞歸矣某耄昏非治筆硯之時既  
歸一書不寫一字不做然後知有知之樂但終當挂  
此冠方是快活自在人也宏齋先生此行度為君相  
所強吾儕各曾做它麾節今七老八大豈能更押花  
字判狀催科乎在奴故態聊發玉盞一釵

春信處丞相書

某舊冬因潭府使還草草奏記時歸未息肩硯塵寸  
許不能偷竿讀之禮一愧也所擬信庵先生書詩序  
貪於附名杜集冒然謂之無卜高衛宏之學豈能知  
風雅之意二愧也君常自訟恐為我公帳下兒所笑  
佛生前三日茅簷鵲噪開戶視之則丞相仲春中澣  
所賜書函畫卷瓊玉篚寶一旦塞滿措大屋子某既  
進使者問東山墅獨樂園起居又會姻族子孫觀書  
展盡與篚盼諸寶物以至鄰曲亦來求觀皆云某窮  
谷一叟何以得此於元老大臣中襲扁鐫世世寶藏



不敢失墜初援肅翁例求小小橫軸耳至於一掃匹  
指老幹握牙修技勁牙峭踈英的礫功參造化非腕  
中有千斛力毫端無一點塵安能臻此妙哉某耄矣  
遂與此一軸同卧起飢以當餐所恨齒衰才盡無簡  
齋傑思僅能冥搜一律時少寓激烈雅謝之意某大  
馬之齒七十七矣尚能親燈對卷作細字每念諸老  
惟丞相歸然如靈光殿後勛業福壽未艾某雖遲暮  
猶冀及見衛武公入相郭中令書考也

回劉汀州書

某昨承台命以先寶謨公宰上之題見托閣下方以

才業用世所與皆友天下豪俊顧以此重任囑之齒  
髮殘禿之叟豈其久哉僕不佞於世之志士仁人雖  
生不同時沒不識面嘗欲訪求其遺事以補史之闕  
文况半生奔走兵間於先寶謨勲勞志業皆耳聞目  
擊一旦因賢嗣顯揚之請遂得附名驥尾以詔不朽  
豈非幸歟所恨齒衰才盡事偉辭卑未必上恆雅意  
茲承親翰獎借溢美謙謝過情非所以敢當某昨條  
列所擬以求高確乃蒙錄示定本比某元稟損益尺  
二十六字而高曾世次三代名諱封爵皆粲然詳備  
某元稟雖已刊行今再以增字別刊一板却易前板



毀之矣恐閣下望消息不敢久稽承使亟此以復將命俟再刊棗本就印納也

谷鄉守潘官講

某承下問兩剎見闕住持不知此間有好僧可充選否某竊見莆福郡計全仰僧利率以獻納多寡定去留福謂之實封莆謂之助軍故好僧皆不肯住院惟有衣鉢無廉恥者方投名求售某居嘗不喜接納緇流間有一二好僧相識皆不樂住院者試為閣下言之其一名宗表其一名元盼向來鄉俟見問屢以二僧為薦既而指以甲剎皆不能致某為選此等高僧

居大利譬如朝廷召趙昌父劉平國雖未必來畢竟是一段美談亦可以愧實封助軍之髡敬以此復命

谷林中書書

某方念稍疎記室之問專馭馳送中冠多荔雖弊鄉所謂游丁香溫陵所謂法石白號為名品耳滋不過如此尋常此品歲歲親朋輟惠皆所不逮豈天生尤物關係氣數亦如山川炳靈鍾為偉人名士不可以常理論耶某日與子姪親朋各啖一二十顆惟恐其盡也敝里土產稍著名者不足進矣更不敢獻一顆玉堂紅皺玉開花結子之際為大風雨損傷著枝者



少聞郎官紅史無一顆豈莆荔亦如莆士之不過時耶某亦有二三種中品且看成熟如何深恐無以答木瓜之贈爾時事聞廟論每事放寬宗社之慶瀆山幸自閑退華封之祝不謂觸動禍機幾於無病而自災矣忠齋辭間奉祠甚穩當省身師湘亦是上面挨排未行碧梧進為必能引類昨竹溪初去國碧梧書未云東澗去竹溪又去出與誰語浩然念歸此意不應便忘却也聞朝家欲就進陽巖思教更留此公一年豈獨吾徒所願閩人孰無借寇之心伯紀亦非急祿者縱是見次亦未必求某託景行招告州名醫未

得回訊萬一肯來書眼猶有萬一覩太淵以何時發孔庭經過又有逢迎扣擊之便顯侯顯侯

與馬中書書

某前拜尺箋為一出佛世之賀未幾恭領荅翰情續密語蟬聯可謂久而不忘尊而能謙者矣自頃一二君子勇退朝野所恃以扶世道而繫人望者惟閣下近見邸報丐外者再踈然不知事体反覆思其說而不可得向來否運賢多在野或國空無人今上方招延相亦茲納當世所謂鴻碩英雋參錯津要間有出畫者歸魯即者然甲去而一召丙出而丁入中外曉



然知公朝仄席之求愈急緇衣之好未衰夫難平者  
事也難得者時也闕下過如此之時宜領袖諸賢推  
廣君相之德度陪輔朝廷之遺忘以弭外患而開太  
平柰何亦欲為冥鴻之幸以拽動陣脚哉鄙人之所  
未諭也伯紀在列已不得書還江鄉亦無一字出處  
如何閩人甚望其來也修齋既斷來章可出否

與丞相書

某伏自陳澈計議行奏記為從弟希仁長息強甫致  
陶銘之謝後以衰病闕然申詞矯首如晦之天飲啄  
不忘某事師相如天地父母一語不實天日照臨某

春首平地失足一跌傍有扶者不至敗面然腰脚閃  
舁痛不可忍至四月轉甚自草一奏乞休致申郡借  
邱借兵欲發間醫療稍瘥始者臥起須人既而稍能  
步履然暮年拜起本艱及跌後遂不能拜今歲禁烟  
與夏秋兩季家廟先塋一族四世共修時祀獨扶立  
傍觀形骸如此十日難掩初謂筋骨傷百二十日可  
復今半年未復是終身不能拜矣素無目疾入秋忽  
左目赤痛牽起右目痛如剗割呻吟之聲聒及隣墻  
病中靖思灾厄如此別無消殃弭禍如昔人願湏臾  
無死以觀德化顧四月間奏牘并申省狀嚴然在几



案間謹走長鬚詣闕庭朝堂投下欲望鈞慈念某譬  
之牛馬力疲思解穿鼻絡首之勞少遂飲食翫芻之  
適時為敷奏直降指揮從其所請使朝野皆知聖世  
有活致仕之人翹館有全晚節之士賢於舉扶易簣  
而後倩人代書名者遠矣追記庚申春有此請時師  
相初歸家謂某已叨收召退回奏函今猶襲藏後來  
忝竊許多官職千足萬足夫復何求回視庚申昔七  
十三今七十八矣垂老衰鳴惟師相終始成持之

又

某七月初因衰病交攻輒具奏函申牘及手書遣村

僕詣朝堂記室投下若非眇跛不能視履筋力不可  
勉強豈肯舍吾君吾相而入山入林乎僕至修門適  
值聖上側身修行大臣焦心勞思之際意謂戴盆未  
必能望天矣廼蒙鈞慈記憶袖奏開陳憐牛馬負重  
之力疲察雀鼠貪生之情切動凝流之穹所遂還芻  
之初心歷觀先朝惟王文正能聽楊大年之歸惟溫  
公申公能不犯景仁之出某雖不足以企揚范之萬  
一然師相位置人物保全士子之銜尺度量視兩文  
正及正獻公廩：乎出具上矣某既準省劄即日望  
闕被受繫銜徧告族戚子孫曰昔丐也由權尚書忝



真李士告老也由茂陵宝度陟光堯奎閣自顧有何  
才李有何勞績而師相每起資越格獎擢之如此始  
猶欲効昔人鷄鳴犬吠之報今已飾巾待盡永無捐  
軀碎首之路矣而師相於其末後一着尚結累之如  
此某所以拜命而偃偻捧詔而嗚咽也某所患日疾  
初謂偶然今百餘日轉甚八月間猶彷彿見物今則  
掩了右目則左黑暗無所睹遂恐成偏盲矣灾厄如  
此不納祿可乎某初欲俟告下發謝吾君吾相表啓  
又恐臯緩既有省劄不敢更候論言暮年專用右目  
昏眊不能詳謹尚容錄續奏記仰乞裁幸

又慰國哀

某十月甲寅濟遣二僕賞謝致仕表牋及光範啓劄詣  
朝堂投獻約十一月初二定到維聞所遣人在建寧  
病足痛未知果如元約否至十一月十三日忽奉先  
皇遺誥驚駭顛仆絕而復蘇仰惟先皇在宥四十一  
年深仁厚澤浹民骨髓一旦上賓元為臣廢哀同喪  
考况大丞相君臣過合雖商周於阿衡尚父無以加  
遂能壺洗胡塵再造江表方當千秋萬歲同享太平  
不吊昊天有此巨變鈞抱追痛其何以堪然先皇之  
顧命付託至重新天子之虛懷眷倚至隆兩國大夫



人之鍾情屬望至切天命人心之閔繫者至大更望節抑以慰先皇在天之靈陛下總已以听之噫兩國愛子之念下以慰朝野巖之瞻總護之請大丞相之忠也以報政代行新天子之明也如召人望起遺逸皆甚盛之舉聞者興起某自端平甲午始登畿事先皇三十一年中間為蔣峴中傷後為高斯得輩描畫自分永棄聖度知天曲相保全及大丞相袞歸薦進即日召用起散地忝從橐片文隻字每蒙天語奎畫嘉獎及其乞骸則叨錫賚挂冠則加職名曾謂謝表未通仙凡已隔煩冤兩位淚盡繼之以血又走

長鬚往投功德跪表牋且拜手奏記甲詞起居某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胃以濟緩急大丞相負荷何等重擔某雖老朽每誦味詩人之言曰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茲聞古心樞密之召作而曰庶可以助吾相矣飾巾待盡之人不應有所開說然父子宗族愛吾相思意非它人比故每每獻其狂愚不敢以踈迹而廢忠愛之意惟鈞慈財幸

與丞相書

某前不自揆輒勒惡札奏記丞史先蒙鈞慈賜以親染春憐稱獎未替疇昔不以其乞骸還笏而麾之於



門牆之外固已不勝其榮耀矣既而又領鈞翰一通若答某別幅者某潛深伏與與坎蛙奚異雖親天子求言大丞祠集思獨無食芥之獻灰心息念惟舐犢未忘雖屢經思需未前過名游有磨玷之請師相諒其老荒察其林迫或納之萬頃之量或賜之千金之諾人非土木寧不感動至於盼餉准白鹿脩輟鸞刀犀箸之味飫龜飢鶴瘦之腸昔人謂推食食我又曰一飯必償某於師相亦云某茲讀卹狀共論麻宣文德冊拜公台先皇大攘夷復古之勛爰立作相今重定策受遺之老能自得師竹帛流芳旂常紀錄

每謂社稷之臣可以託孤寄命臣子之誼見於送往事自渡後元台遇因山之役類不親行惟公周益於阜陵往返竣事雖趙中定已不能繼至師相始破拘孿之說復之舊同列留之待從給練留之舉朝通國留之上而玉音奎畫累累留之而囊封袖䟽傾竭肺肝曰非此無以報穆陵忠臣義士孰不心悅誠服自靈駕發引至虞主升祔穴藏廟祭動合禮經山君川后各來扈衛紆兩宮之哀暮格列聖之顧歆師相於國家可謂忠且勞矣揚之拜前此屢辭茲有不可得而辭者某項踵皆出化鈞向也雖老未衰尚



可効昌黎徂徠作為歌詩以鋪張闕休形容盛德今  
 衰也久矣屏迹三家村朋友凋零蒙仲已葬良翁自  
 湘中歸老病罕見而別無傲手處不免自課駢儷一  
 篇百拜稽首小見門下士蟲鳴螽躍之意師相視其  
 筆方退如此可以見其才盡矣

又

某茲者伏審明主獨觀師臣再相上以鞏固一祖十  
 二宗艱難之業下以慰安四海億兆人瞻儀之心恭  
 惟驩慶某嘗妄論師相再造之功可能也至於孤忠  
 大誼純意國事惟天惟祖宗知之既卻大敵夷大難常

情皆曰小康矣已治矣我公方且渺然深思長慮  
 華中外膠鬲未易華之獎任士大夫脂韋不敢任之  
 恐無論叔季大臣雖三代之佐及先正杜范韓富  
 不可得而能者一旦先帝上賓今皇御極逢主少國  
 疑之際則勤勞王家感功成身退之言欲趨摧物表  
 留侯范蠡之後總見一人而已奎畫由庚置者數十  
 封廷紳馳軺傳者七八返六丁力盡不能挽回至煩  
 東朝札諭朱邱調娛而袞歸古有所謂不召之臣有  
 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今於師相見之某謝事  
 為農百念灰冷然一生託質翹材思等所天始聞扁



舟歸越思其說不可得為之卧起顛倒欲效杜陽城上疏明房太尉陸宣公之忠而無路可達及讀四月二十七日麻制乃知赤舄過歸金甌重啓然後之手舞足蹈敬傲石徂侏唐子西作聖德頌內前行為忿庸熙載之賀又自傷其齒衰才盡自鳴而自也亦既章課駢儷一篇申猷記室復勤惡札自述飯依喜躍之倩如此

答歐陽祕書書

某自束髮走四方所至友其賢雋每與交游別雖其人有名譽致通顯乍別惓惓不忍舍稍久竟此心

愈久則忘之矣惟與選齋別已四年心之惓惓常湖寺祖餞時巽齋清貧不能照濡我退閑不能軒我所謂心之惓惓愈久愈不能忘者非心悅而誠之歟晉人云清風朗月必思度僕於巽齋亦云今登朝則根着不去一失位則如諸侯之失國家前此二十年閒無留滯之歎一旦白日登瀛州進為之喜其來也士欣魯野之見獲其去也相惜山之失端始謂公論未泯時望所歸必且遣巫陽招莫留孟子之去如聞有萬卷充棟無一字問豈不誠然大丈夫哉某辛亥為柱史嘗兩乞休致初相



三溫前請疏格不行庚申強起留不兩平納祿  
乃報可追念平生無一可求獨荷先皇育越物  
學賜科第收卑冗登津要中間妄論駁摧姦最  
後排慝攻嵩為蔣峴章瑛鄭發抨 描畫而峴  
發尤加醜詆或乞嚴誅或乞永棄聖度 曲相保全  
并未幾起馬監牧矣去寢久召為侍 矣片文集家  
每形天獎亮言全畫寶藏于家壬戌之秋得請而去  
賜寶扇御時以筆其行以待李竹湖 僕及甲子  
夏因病左目偏盲自牋危篤哀衷惻職三等許挂其  
冠自頂至踵皆先皇之賜曾未旋踵而遺詔至矣南

內之帳殿虛矣孺山之弓劍藏矣士懷一飯感激思  
報僕如雀鼠貪生土不能為秦繆之三良下不能如田  
橫之二客隱憂泣血終此身而已某歸老故山祿賜  
之餘生事粗足宰物者嘗 客問所欲僕云千足萬  
足實無所求諸公貴後宰通書古心道誼交其召也  
某以巽齋托之亦及一二背時朋友不知其力能推  
轂天下士否因一健者之故使翹館不敢揖客館閣  
不敢儲材此何理哉方山長言巽齋辭榮非有萬鍾  
五鼎之入賣文非有九十緡千斛米之謝新居綿蕤  
垣墻離落未完而教房功德待公而舉爨范公義莊



遺意也恨某方為諸孫涓日納婦日前未能致毫茫  
 愛助意須未歲圖之徐憲故交屢為言皇華洛誦之  
 義當訪諸忠信之人部內有巽齋屏騎訪黃憲可也  
 下榻禮徐孺可也又言交宋瑞禮部行部小疵不足  
 以揜立朝大節聞其徭寓新淦當勸其鄉人迎  
 歸以厚風俗果以鄙言為然否山長哭兄其  
 堂上悲泣思鄉奉安輿還里極是適徐經從遣騎  
 致書幣欲羅之入幕某勸其俯就此况欲先還吉而  
 後之贛亦是匆匆訪別欲言浩蕩挂一漏萬尚須續布

又

某伏承委教雄文一編哀情久矣巽齋尚欲私淑之  
 耶旬月既味飢腸頓飽昏眸重朗蓋記十三序贊題  
 跋六四六一古律詩二十三僕讀他人文或拘狹不  
 調色或支離欠警策或膠舊聞或少新意至巽齋所  
 作委蛇曲折如絃廟瑟而綠壘蕪菁華穠艷如謝朝  
 華而啓夕秀精義多先儒所未講陳言無一字之相  
 襲雖繫數千言而義理一脉首尾貫屬讀之使人心  
 滿意足其間為有位者記輪奐尚可企而及若吟爐  
 若靈泉院皆無可說而巽齋亦剪裁殘錦以衣被之  
 可見筆力寬餘矣頃文宋瑞示碧落翠微二記碑本



私謂碧落篇似有美堂記今見卷承心制問似為人後議拋梁之作雅俗語皆可傳誦每置此編几案間以警退惰詩比舊作精進內長篇似韓短章似柳相距二千餘里安得與公把臂論文如辛酉壬戌時乎某內去第三藁巽齋暇時試一過日用考試法合作者與朱點不合者加紅勒帛付下雖老尚欲切磋此事也譚訓之歿許多年心常懷之乃不知其諸郎人有集生子不當如仲謀耶得其書以山長行速未能答見聞或因書先乞致意其父子文編各欲着數語于後併恐台悉

答趙檢察書

諸作清新俊逸一一皆自肺腑流出得於天者信可及也但詩家事濶語長未易悉教足下若欲今世所謂詩人角勝負固足以勝之矣若欲做向大則書其材料也意其工卑也必多讀然後能必精思然後能妙巧區區謂足下今日見詩之出之多它日知詩之難未免縮之少惟少則有妙巧者出矣

答陳主簿開先書

章句讀古人文字有一篇善者片言隻字



口誦而心說之讀今人文字亦然讀愈多  
久之不愈心通意悟下筆若道家所謂顛門  
所謂掃底脫者頗為諸老所推然亦以此賈  
患難五十以前筆力方健盡洩於詩及散  
始搆書命六十五始入禁林視草七十四始  
詩及散語東閣而四六遂孤行矣七十六  
而十八而掛魁四六絕筆而詩與散語稍  
稍溫八十齒衰才尽凡足下所稱獎乃故  
吾非今不敢當足下它文恨未之見儷語  
志氣如書濤骨餘如禹拍紀律如條侯之

營寶貨如石季倫王君夫之家此僕之所願贏糧重  
斫而求擔簦負笈而從者也僕未即君而君顧即僕  
豈過听歟抑謙志歟語有之無言不酬某抖擻枵腹  
未有以訓君者抑聞之材有定分李無正法惟文亦  
然半山初察平園三教公大典冊信鉅麗矣歲晚諸  
表愈精妙少作有所不逮無它勇猛則進退情則衰  
竭爾足下既有志茲事敢進其一得以答嘉貺朋儕  
徃復當相未知盛表云何華宗譜謀及通德里各  
因風示及



某淳熙遺民瀕海孤士雖拙還手扳難責以播紳  
大夫之儀然拙託履封猶在於畎畝老農夫之列  
客修門識李邕之面而行四方聞季札之名粵自元  
侯未臨長樂民願耕滕文公之野士喜登燕昭王之  
臺獨呻吟卧養病之坊莫奮起載出疆之費不圖  
駢遠訪田廬俗慕時名滌鬚而輕前輩公行古  
身以先匹夫發勤疊幅之朶雲羅列陳庭之篚寔親  
朋傳誦悲收豔榮衰翁何德堪之君侯之賜大矣恭  
惟某官其父猷接乎諸老故休用該其夸問本乎  
書故流源正出其緒餘足以聳動一世追企前修

郡以循良稱剡部以風力着所謂有本者如是歟自  
漢以來京兆尹多用徒史張敞治春秋於文法中時  
有縱舍然以一語之謬殺絮舜與廣漢奚異如走馬  
畫眉非儒者氣象有体輕之譏明公之彈壓鞞轂也  
草園靡無減耳荷校之囚者凝香燕寢無列屋閑居  
之人前尹或興筦榷或媚典竈以市恩寵固權位使  
恕齋能祖其故智必根着不去雖去而責備者猶誦  
言其清節誠之不可掩也如此高牙大纛自建  
福七聚之人皆謂其崇儒礼士如唐常袞愛民戢吏  
如本朝蔡公未嘗鈞距而情為得無所照籍而泉貨



通聞体候小愆則拳拳善祝及芝木奏喜則欣欣相  
告方且尚齒而貴德安老而懷少宴高年之壽傳播  
四方它日為八荒開壽域由此推之耳某恨不得撰  
杖履以從游某少不如人今平頭八十誰復比數恕  
齋所至友其士之仁者以未藩會府為未足凡占籍  
巡管之內如某輩亦不憚屈已忘勢如敬重容紬  
繹獎飾之辭期待之意皆非衰殘所克負荷申子一  
病日徧育專用右目二年矣作字極艱然平生  
書尺俱自札此兩日稍晴暄扶就風簷力疾奏記少  
訓諫施欲言浩蕩昏窮而止

內簡

某伏承別幅不以衰年退惰獨學孤陋而賜以二忠  
言行一帙及恕齋扁兩大字二記三跋所以私淑而  
善誘之者皆為人子為人臣之大經大法某講聞高  
誼之日雖久然此二書前事未見晚兼掖垣少公除  
郎當草贊書訪朝列以二難德業吳彥凱始歷言昆  
季季問人也居今而行古道者也遂以其語載之綸  
言由是始有執鞭為馭之意俄而明公仗鉞建大  
督府某以耄耄之叟忝版籍之民凡明公發号施令  
移風易俗合於中庸所謂中和盖公所謂清淨某昔



耳聞而今日見之然後自愧前此淺之乎知公而深服彥凱擇交之不妄也至於講義讀易絕白獄空詩卷建安堂記平心錄存藁諸書一旦陳之几按歡喜踊躍如宴人之暴富昏眸之重朗也某公目肯讀未終卷尚容各疏筦見於卷末以求斤削使還匆匆先借麗韻和歲除獄空五言宴高年七言各二首僅辱電覽有以切磋之將繼此而進也

後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三十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百三十五

祝文九十四首

謁夫子廟

以下並建陽作

昔者聖門弟子莫不以治邑為難况今之邑尤難于夫子之時某之才不足進于弟子之列特以格法來領民社其何以慰塞是邦父兄耆舊之心哉抑權力雖輕法令雖密若夫離于理而背于訓者某不忍為也况夫子巍然臨之乎

謁諸廟

國家扶祀百神選任群吏允以為民也吏無愧於民



後村先生全集  
見石堂  
斯無愧于神矣神有德于民斯有德于吏矣某與神  
皆當勉之敢告

縣土地

某試邑于茲欲與神人相安視事之始敢告

士師

獄者人命之所繫也今之令奪于他事不得盡心焉  
某也何敢然

文公丙戌春祀

嗚呼巍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建之闕里竹林  
蕭々下有精廬于此授徒于此著書後千百年過者

必式俯臨洒掃邑令之職昔祀于寢今遷于堂配以  
高弟皦如茲觴

勉齋

嗚呼觀其翁婿之際觀其師友之際可以知勉齋矣  
某為令于茲始以勉齋侑食文公蓋當世士友之公  
論而非吾堂小子之私情也

文公丙戌秋祀并奉安新祠

嗚呼事闕風教昔人下車入境之先務某來此三百  
日然後新祠落成可謂無勇矣廼以仲秋次丁率僚  
友薦蓮豆于祠下惟先生鑒之



勉齋

仲秋次丁諸生修祀事于文公先生新祠以勉齋先生配

文簡劉公

其昔以童子拜父執于朝今與士友拜鄉先生于朝嗟夫年邁而時去學情而智昏平生所聞于公者廢忘盡矣然為斯邑聽訟治賦未敢失儒者大指抑公實教誨之

文公

今天子讀四書傳註追懷儒宗親洒宸翰師垣公爵

赫然光寵昔天子追王于唐朝而充鄒以下封爵皆後世有司所裁訂未有議論定于當時褒崇發于獨斷如陛下之于先生者也敢因舍菜敬奉豆籩以告勉齋

諸生以次丁有事于太師信國文公先生之祠以勉齋配

文簡

士大夫爵高而德尊身歿而言立上之史官下之太常朝無貶辭祠之學宮列之先賢而里無異論如吾文簡公者可謂盛矣某粵自稚齒嘗聞緒言謹率諸



生共修春祀

文公丁亥秋祀

某等既以仲秋上丁有事于先聖先師茲復以次丁  
有事于文公

勉齋

某等茲以仲秋次丁有事于文公先生以勉齋配

文簡

某等釋菜于竹林精舍之翌日有事于文簡公之祠  
嗚呼敬之至矣

水退謝諸廟

鄉者水冒通衢邑人大恐某躬禱祠下中夕水退嗚  
呼神直無愧于血食矣不腆牲幣以答靈貺

請廟祈晴

嗚呼昔者雨禱而止田倍熟民大喜曾幾日雨不休  
民皇皇喜者憂民無辜咎在吏神其忍虧一簣扶陰  
霧舒陽光民歌舞神樂康

又庵山廟

嗚呼穀自布種下秧以至于秀實其成之艱矣農自  
于耜舉趾以至于刈穫其致之勞矣忽雨不止坐妨  
收藏嗚呼成之艱致之勞者豈不甚可惜乎天乎神



乎忍為之乎某憫農夫之勤苦悼小民之怨咨耳擔  
溜如聞啼號目嘉穀如割心髓奔走群望未臻嘉應  
惟神受百年血食之奉主一方雨暘之權用敢躬謁  
祠下稽首祈哀神其驅掃陰霧軒豁陽光既全歲功  
亦活民命

又蓋竹院

嗚呼成一歲之稔難為數日之晴易畀其難者而不  
畀其易者豈神有愛于民歟抑吏之不肖無以媚神  
而然歟吏知罪矣雖然雨不止穀不收歲荒民流上  
帝震怒吏且誅殛則凡血食于此土者其得漠然無

諸廟再禱

屬以庚子禱于祠下爰及癸卯天瓢翻馮一溉之苗  
少蘇俄復開霽集卷如初連朝雨意風吹雲孰誰哉  
由吏德薄不腆饗幣且謝且祈 後續前神亦有依

仰山謝雨

丙午躬詣靈瓊甘雨隨應戊申雨猶未止黃埃赤土  
變而為冷風清露嗚呼非神其誰為之謹奉醴以謝

行宮 廟

奔走群望

于此癸卯之雨一溉而止丙午



而未已稿者沾濡萎者奮起三日之霖麟筆所

笔澗濱布諸祝史

再祈雨

季夏不雨者踰旬幾害早稼神既沛然施惠矣初秋不雨者兼旬將害晚稼神豈愍然忘情乎若守無狀以身當斯民何辜願拜神惠興雲致雨俾歲有秋

迎瀉仰四聖

治無馨香民有愁歎和致旱職此之由然千里奉香火如此之敬恭也望雲霓如此之迫切也其平日之敬恭豈不為今日之迫切地哉傾郭而

避堂而事情益

迫切禮益敬恭矣神之威靈佛之慈悲必有以解焚悞而澤焦枯者某屏息以俟

送神

其歎靈瑣延颺馭二之日甘霖湧池起未止申三之日油雲布瀆自午達酉雖未周浹起視四野生意盖濯濯矣公宇喧詎敢淹留敬率吏民齎餼送夫耕婦耘農夫之至勞翻雲覆雨仙聖之餘事願終惠少慰輿情

再祈雨



行林先生集 卷一百三十五 七 易見堂  
昔者之雨尚未 足俄復開霽風日尤酷豈敬之在  
人者有勤怠故功之在神者有斷續耶亟拜非詣屢  
求非瀆恐敗歲事以為神辱神與天通不疾而速覆  
手河翻噓氣雲族縱非三登猶可中熟

辭夫子廟

學者學為忠孝而已某狂瞽妄發孤負朋主有愧可  
忠貪戀榮祿違去慈母有愧于孝聖恩寬大止收郡  
絃某將歸而內訟焉敢告

諸廟祈雨

去歲一旱至今創痍今茲之旱復丁是時垂成之稼

何忍敗之子遺之民何忍餒之神之威靈民所憑依  
鞭笞雷霆呼吸畢集化歛為豐特一轉機敬奉醴幣  
肅拜以祈

社稷神

今茲之旱某 于上帝禱于百神惟句龍棄土穀  
之祖人民之主 風霆致雨之神也敢不有告乎  
其下膏澤以沃焦卷某當帥吏民以羞祀事

送鳴山

踰月苦旱祝史詞窮赤日黃埃蘊隆蟲蟲涉秋乃雨  
山澤氣通青秧白水生意芄芃豈曰人為繫神與龍



昔迎今餞敢不敬恭龍返于湫神歸于宮惟賤有司  
惓惓願豐隱憂暫紓大賜未終尚嘉惠之母棄前功

送玉淵龍水

自威靈之下臨帥吏民而嚴奉始風日之變赫俄雲  
雷之撼動既旬浹而遂雨果霧霈而頌洞勅仙官而  
翻瓢輟野叟之抱甕活原隰之槁枯蘇田里之疾痛  
仰潛蚌之至神念農扈之尤重返雪液于齋齋命緇  
流而諷誦忽瞬息而千里寶變化之妙用來無端倪  
去莫操縱辨香矯首蓋雖送而未嘗送也

諸廟祈雨

驕陽酷烈多稼焦卷將以質明辨香告虔語方脫口  
油然沛然機緘之妙不自後先神之于民若篋和壘  
火流之月龜拆之田雖獲一概未保十全繼今雨暘  
永無伏愆風伯魃鬼咸退舍焉興雲于山起龍于淵  
時膏潤之以相豐年垂去之吏不忘拳拳惟爾有神  
鑒此潔蠲

社稷

某五日京兆耳然不忍以旱遣此民也敬奉薌幣命  
祝史有禱于爾神也神其興油雲以相陽烏之仁也  
起蟠鱗以洩膏澤之屯也非特以接續一概之功亦



所以全活游饑之人也

諸廟謝雨

某垂去禱雨人晒其迂神獨顧歆如鼓應柅甘霖達旦焦卷者甦撫原田今飴昔茶坐使愁歎轉為歌呼神功昭昭汝忘之乎卮酒不腆神必我孚

社稷

旱而禱國之典也禱而雨神之功也神之愛吏民如此吏民于報本之禮敢不敬恭

辭夫子廟

某以諸生廉一道上不能將明天子之德意下不能

銷弭吾民之愁歎視聖門使于四方而不辱君命者有愧多矣蒙恩錫召敬詣學官稽首以辭

三賢堂

某少慕先賢之風晚使番君之國民益悴州益貧求所以推上思而廣遺愛者未之能也蓋今之時視肅代間既異視慶歷淳熙亦大異有愧于三君子多矣解印遂行不敢不告

諸廟

某司臬茲土俯仰歲餘民雖貧亦粗安田雖瘠亦中熟使某不獲罪于田里而去者神之賜也謹奉辦香



以告

土地

某遠宦多畏荷神之祐獲與其孥全璧而去不戀三宿浮屠則然未能忘情寧不惓惓

焚黃祝文

寶慶乙酉通奉大夫

先君之役十有二年不肖孤皇皇恤恤行路萬里始忝朝籍而贈先君三品嗚呼所以顯揚其親者如此可謂微矣雖然國恩也君命也先君之教也不敢不告

紹定戊子正奉大夫

今上初郊詔加先君一秩明年不肖孤克莊試邑秩滿始奉給命歸白松楸夫君恩未易報先訓未易承也敢不懼哉

紹定辛卯豈奉大夫

去秋天子有事于明堂加惠溥率無間幽隱克莊雖觸罪奉祠猶得以追榮先君嗚呼因極之恩不可報已往之過不可追方來之善猶可免也惟忠惟孝可答君父敢奉新命以告

紹定癸巳銀青



迺者明裡禮成祭澤優渥小大之臣皆得以榮其親於是先君復進兩秩夫官至二品其儀與物亦稍異矣豈非聖王之隆恩先君之盛德乎克莊等敬奉所謂暈錦綉袋者白之松楸

嘉熙丁酉特進

去秋裡祀先君以子陞朝進秩二等明年冬克莊免官還里克遜懷詔過家克剛方忝邑寄命焚恭奉荆書白于墓下自官制行而特進為丞相官寵光之萃戶門極其厚矣忠孝以報君父可不免乎

嘉熙己亥少保

亞保古之三孤今之一品仕之致身于此者幾何人哉沒而累官至此者又幾何人哉惟朝廷之優恩與門戶之積慶敬奉綸言白之松楸

淳祐癸卯少師

國家于祭禫無所靳于贈典有所止師臣極品不可以復加矣然音容之隔一世矣宰上之林參天矣諸孤或仕或止燎黃者七始拜今命寵光之隆異歲月之久長雖榮也抑所以為懼也惟忠惟孝蓋各勉旃

淳祐己酉齊國

去秋裡需吾母自魏封齊綸言及門已不及見嗚呼



若子若孫謂迎錦誥拜于膝下安知迺奉密章燎于原頭耶遊者有知必故君命嗚呼痛哉

端平己未安人

日者國有慶典中外命婦序進有差而君蚤夭獨不及見茲以祭澤始霑再命夫死生契闊人世之至痛也存沒哀榮朝廷之異恩也日吉時良燎黃于阡君其敬恭以答休寵

淳祐癸卯宜人

屬者裡祀上有異恩加惠群臣及其妻息強甫忝初補宜人加三命于是西樓宰木已拱嗚呼白日長夜

之訣余固已況恨于一生矣昭天漏泉之澤君得無少慰于九原哉

淳祐己酉恭人

頃侍旃廐記禮徹章叨奉綸言進秩元士雖不旋踵去國然祭澤之行無間中外明甫登廡仕恭人加封爵嗚呼父子夫婦蒙被國家恩如此將何以為報哉  
敢告

淳祐辛亥令人

去歲裡祀其幸忝駿奔職四品也階五品也令人遂膺今命錫新綸焉嗚呼曾不白頭相保而再奉黃書



以告雖至榮也夫亦至痛也夫

景定壬戌碩人

景定庚申冬某忝貳夏卿除書在裡赦之後聖恩如天猶得以榮其親及妣而君加贈焉蓋繫官于朝者二年告老得歸始躬率子孫燎黃于阡人見碩人之榮也孰知鰥翁之罪也尚享

咸淳乙丑淑人

淑人亞于小君某忝西清學士遂得以褒贈其妣敬率三子若婦若孫奉黃誥燎于墓下嗚呼三紀契闊音微蓋遠至痛也七加湯沐書甚美至榮也靈明不

昧祇服綸言尚享

魯國方夫人 乙丑

前妣早逝先君洎不肖孤接踵持索則宰木拱矣癸亥裡霈詔內史出贊書褒贈前妣遂荒大東奄有龜蒙嗚呼所以待從臣之親也哀榮至矣謹奉綸言以告尚享

魏國林夫人 乙丑

吾母生以苦淡為樂沒豈以顯揚為榮况疇昔啟湯沐于全魏久矣前是屢陳錦囊網袋以白者常彛也今茲再奉內史書以燎者異恩也嗚呼徒持寸草難



第 35438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3

図書館

33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百三十五

報春暉尚享

後村先生大全集

貝石堂





後村先生全集

目錄

號	86478	藥
CC	11.8	出平
5/1		榮味室
5		天張國
2/1		數額計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巧







後村先生大全集

928
丁
34

三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百三十六

祭文

方武成

嗚呼寶謨之喪萬里遺訃君棄其孥跣足不屨既疥  
遂瘡尚宿葬處我勸君歸深山風露君殊自彊手畢  
壙戶疾返苦醫庸藥誤首投承氣暴下如注田使  
煮葎利止熱去又易浙醫奄至大故惟君之病我知  
其緒伏于奔喪發于作墓嗚呼哀哉君之雋敏鮮有  
儔比寶謨謂我兒學于爾我謝不敏君進未止虛空  
幻成平地爰起曾幾何時欲摩余壘天奪乃翁尚有

